

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

徐玉虎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

徐玉虎著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

著作者：徐 虎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
配證字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3211097. 3413467. 3214156

定價精裝新臺幣一〇二
平裝新臺幣五十二
藝文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七十一 \$ 65.00 反

626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民國壬子之秋，七月望日，購「琉球歷代寶案」一書，置於案頭，晨昏課餘，輒取而讀之，偶有所得，或有所疑，非求教於方家，即蒐集資料以佐證之，十年於茲，未嘗有怠，遂撰論文八篇；曰明朝與琉球關係之研究、南明與琉球關係之研究、明代冊封琉球航海鍼路之詮釋、琉球與暹羅兩王國通商之研究、琉球與滿刺加兩王國關係之研究、琉球王國與舊港蘇門答臘爪哇諸地通商考、琉球與朝鮮兩王國關係之研究，與夫「琉球歷代寶案」之研究，篤三十餘萬言，闡述西元第十四世紀，至第十七世紀；四百年間，琉球王國在遠東國際關係上，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證明其在國際上地位之重要，值得注意。

海國交聘，端賴航海，航海之利，則又恃海舶、海圖及航海技術之精良，於是繪明朝使臣出使琉球航海圖；係從明蕭崇業使琉球錄原圖，逐頁聯接影繪成長圖一幅，圖長二呎六吋，圖寬六吋有半。又根據諸論文涉及之諸國與港口，繪製琉球王國對外關係圖一幅，係爲創作。又自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影繪明冊封琉球封舟一幅，至於封舟之建造，見於拙作「明代遠洋航行海船之研究」。航海技術，則見於拙作「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

劉海如兄主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有年，刊行邊政年報，向^{玉虎}索稿，遂將諸成稿請其賜正，蒙慨允發表，深爲感謝。先後發表五篇，餘三篇；琉球歷代寶案之研究，係將業經發表於「出版與研究」之短文，重新詳於增補而成，南明與琉球關係之研究、琉球與朝鮮兩王國關係之研究，及諸圖皆屬手稿。

今將論文與圖，集而付梓，名曰「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玉虎}淺智編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祈方家斧正，是幸！

臺灣學生書局總經理丁文治，副總經理張洪瑜兩先生慨允發行，特致萬分謝忱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五日

江蘇彭城徐玉虎嘯山識於自宅

Studies 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the Kingdom of Ryukyu, 1368—1661

On 15 July 1972, the author bought a valuable book entitled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Ryukyu*" which was read day and night, since and then. Whenever he found any doubt about its account, he usually went to consult with experts or try to find evidence to clear it. For ten years, he has been doing the same work almost uninterruptedly. And the result is the eight essays included her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Ryukyu"; 2)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uthern Ming and Ryukyu"; 3)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vigation roads between Ryukyu and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4) "The commercial relation between Ryukyu and Thailand"; 5)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Kingdom of Ryukyu and Malacca"; 6) "The commercial relation between Ryukyu, Sumatra and Java "; 7) "The relation between Ryukyu and Korea"; 8)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Ryukyu*' ". These are now presented to the readers in a book form, totalling three hundred thousand words. The author here tries to point out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Kingdom of Ryukyu during th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island nations usually rely on neavigation, and navigation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availability and improvement of ships, neavigation technology and maps. Especially the maritime map describing the ambassorial routs taken by the Ming Dynasty personnels. This is drawn by the author by following Hsiau Chung-Yeh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drew the original taken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in Ryukyu. The map is 26 inches long

and 6 inches wide. In addition, I draw a map describing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Ryukyu which includes every seaports mentioned in the essays. This map is my own creation. I also draw a picture describing the ship given by the Ming Dynasty as gift to Ryukyu. The original copy of this picture was made by Hsü Po-Kuan of the Ching Dynasty in his "The True Record of Chung-Hsan". With regard to the building of ships and navigation technology, I have already dicussed them in the essays published before: 1) "Studies on the building of ships in the Ming Dynasty"; 2) "The navigation maps of Cheng Ho of the Ming Dynasty."

Professor Mr. Liu Hai-Ju, the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Frontiers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asked me to publish five of my essays (as numbered in the above: 1, 3, 4, 5, 6) in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at institute. I thank him. And the other three (2, 7, 8) except that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Ryukyu*"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essay published in "*Publishing and Research*", are munuscript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collecting these essays in a book entitled the "*Studies o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 of Ryukyu, 1368-1661*", the author welcome any criticism this may incu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he would say thanks to the managers of the Student Publishing Company, Mr. Ting Wing-Ch'i and Mr. Chang Hong Yu, for their kindness and assitance.

Hsü Yu-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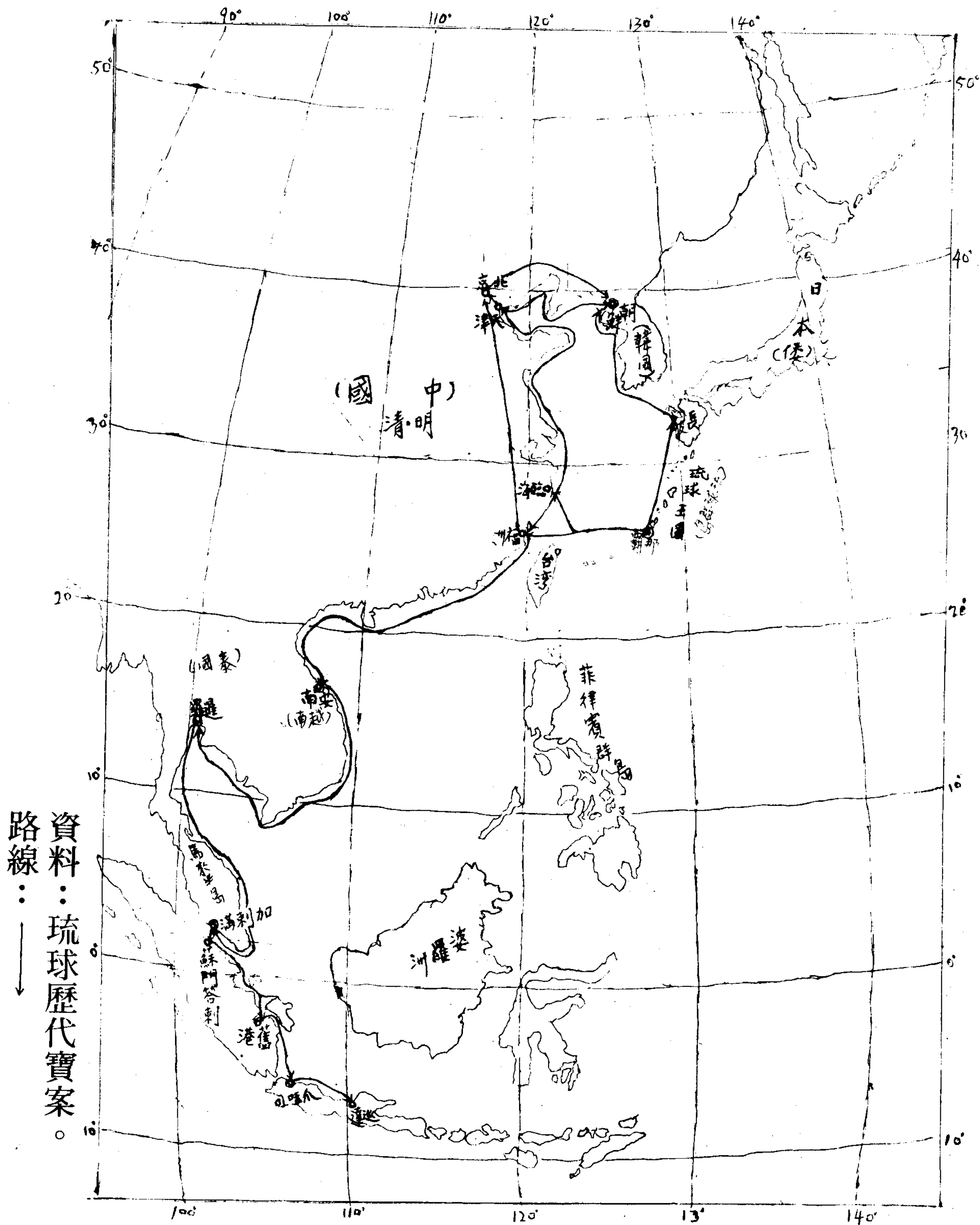
5 May 1982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明代琉球王國對外關係之研究 目錄

自 序.....	1
英文序.....	3
琉球王國對外關係圖.....	7
明朝與琉球關係之研究.....	9
明朝使臣出使琉球航海圖.....	45
明朝冊封琉球封舟圖.....	47
明代冊封琉球「航海鍼路」之詮釋.....	49
南明與琉球關係之研究.....	77
琉球暹羅兩王國通商之研究.....	113
琉球滿刺加兩王國關係之研究.....	185
琉球王國與舊港蘇門答臘爪哇諸地通商考.....	211
琉球朝鮮兩王國關係之研究.....	237
琉球歷代寶案之研究.....	269

琉球王國對外關係圖



明朝與琉球關係之研究

一、前言

琉球自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煬帝大業間（六〇五至六一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還。嗣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國，攜男女數千人以還，至是始通中國焉（註一）。唐宋時未嘗朝貢，元代曾遣使招諭則不從。至明初琉球始正式來王；朝元旦，慶天壽，謝勅諭，賀登極，進香有儀冊東宮有賀，請襲爵，謝冊封有禮，遣弟子入學有例，一歲之內；再至，三至，甚至四至。自太祖洪武朝至毅宗崇禎朝，凡遣使入貢、入賀、入謝數百餘次，帝燕賜有嘉，充分顯示明代中國與琉球間關係之密切耳。

二、太祖洪武朝（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

明太祖洪武時，其國三分而鼎足；曰中山王，山南王及山北王。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帝遣行人楊載，賫詔往諭，告以建元即位，其詔書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爾，一視同仁，自元政不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闢基江左，命將四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服閩越，北清幽燕。朕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告朕意，使者所至，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中山王察度遂遣弟泰期，奉表朝貢，此爲琉球

註 一：隋書卷八十一流求傳。卷六十四陳稜傳。琉球與中國之關係究起於何時，學者專家各有說辭，倡最早說者，爲梁嘉彬先生，著有「古琉球確即瀛洲考釋」及「論中國琉球關係之本原」。確定「琉球」爲戰國秦漢之瀛洲。亦有反對隋之流求，即今日之琉球群島者，如郭廷以，吳壯達等，前者見「臺灣史事概說」，後者見「琉球與中國」。彼等咸認「流求」爲今日之臺灣。隋書所載朱寬與陳稜事，祇可肯定中國人於隋時，即知有「流求」一地，而非正式之關係也。琉球確實與中國發生關係，據史籍所載始於明代，當可確信耳。

入貢中國之始。其貢物爲：「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海巴、櫟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速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磺、磨刀石」^(註二)。七年，中山王又遣泰期等入貢，並上皇太子箋。太祖賜「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賜泰期衣幣、靴襪；副使惹爬燕之及通事，從人皆有賜。是年，泰期復來貢，並上皇太子箋。次年，帝命附祭琉球山川於福州，先是天下山川帝皆躬祀；太常以琉球入朝，亦請祀已兩年矣。至是，禮部尚書牛諒言：「躬祀非禮」，始改命附祭。九年，帝命刑部侍郎李浩，齎賜文綺，陶鐵器，且以陶器七萬件，鐵器千件，就其國市馬及硫磺。中山王遣泰期從浩入貢馬四十匹，浩言其國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是物。十年，中山王又遣泰期等表賀正旦，貢馬十六匹，硫磺千斤。次年，中山王遣使入貢方物，同時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使入朝，帝除賜賚中山王外，賞山南王如中山王例。十三年，中山王復貢，帝賜賚悉如前例。十五年春，中山王又遣泰期及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帝賜幣帛有加，並命尙佩監奉御路謙送泰期等返國。次年，中山王遣亞蘭匏等，表賀元旦，貢方物。山南王承察度，亦遣其臣師惹等奉表入貢。帝賜王鍍金銀印，及幣帛七十二匹，賜山南王幣帛如之。時二王與山北王互相攻伐，遂命內使監承梁民敕王，敕曰：「王居滄海之中，崇山環海爲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卽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尙佩監路謙報王成禮；何期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賚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者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矣」。並敕諭山南王承察度（福建通志作承宗），山北王帕（明史琉球本傳及通志作怕）尼芝，敕諭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可嘉尙！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之，二王能體朕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佑之，不然，悔無及矣』。二王皆遣使入謝，帝各賜衣幣。次年，山北王帕尼芝，遣使阿

註 二：周煌琉球國志略第一冊封貢條，引中山世鑑。

不耶偕二王使入朝，帝賜鈔幣有嘉。十八年，三王表賀元旦，貢方物，帝賜山北、山南二王鍍金駝紐銀印各乙，並海船各一，自是三王屢遣使奉命，中山王尤數之。次年，中山王遣亞蘭匏等，貢馬百二十四，硫磺萬二千斤，帝賜宴及鈔。二十年，中山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進皇太子箋，獻馬。山南王叔汪英紫氏，山北王帕尼芝，各遣使入貢。次年，王遣使甚模結致等貢馬，賀天壽節。二十三年，中山王遣使表賀元旦，貢方物。其世子武寧亦貢馬五匹，硫磺二千斤，胡椒二百斤，蘇木三百斤。有通事屋之結等，私携胡椒三百斤，乳香十斤入都，被門者所獲，當入官，詔還之，仍賜屋之結等六十人鈔各十錠。則知此時琉球朝貢明廷，除國王外，王叔與世子皆可單獨入貢，且奉命之通事，尚有私自營商之事，足證胡椒、乳香等貨，頗受當時社會上之需求。走私者雖依明廷規章貨物沒官，而明帝竟不究而厚賜，益顯示中朝對藩屬之寬宏矣。二十四年，王及世子武寧，遣亞蘭匏、菟谷致等貢馬及方物。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表賀天壽聖節。次年，王及世子武寧各進表箋，貢馬；並遣從子日孜每濶八馬，寨官子仁悅慈入國子監讀書，帝各賜衣巾靴襪，並夏衣一襲，鈔五錠。秋，又賜羅衣各一襲及靴襪衾褥。此為琉球國派遣官家子弟，學習中國文化之始。山南王亦遣從子三五郎尾，及寨官子實他盧尾，賀段志等，入國子監讀書，帝賞賚如中山例。同年，又遣歸惠州海豐所送至京採硫磺遭風人才孤那等二十八人，帝賜閩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並賞通事程復，葉希尹以寨官兼通事職，加冠帶。二十六年，王遣使麻州等貢方物。又遣使壽禮結致等貢馬，偕寨官子段志每入國子監讀書，帝命賜夏衣靴襪。秋又賜羅、絹衣各一襲，謙從各給布衣。是時明國法嚴甚，琉球入監學生有非議詔書者，帝聞遣之死，然待其國如故。次年，王遣亞蘭匏等貢方物，帝賜宴於會同館，賞使者品秩、冠帶。以通事程復、葉希尹充千戶。賜王相秩同中國王府長史，稱王相如故。二十八年，王遣王相亞蘭匏貢方物。山北王岷，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入貢，帝賜鈔帛有差。次年，中山王兩遣使貢方物，山北王攀安知，山南王承察度，王叔汪英紫氏亦遣使入貢。帝詔遣三五郎疊（明實錄作尾）等歸省，賜銀鈔，緞匹有差。會世子武寧遣使入貢，偕寨官子麻奢理。誠志魯二人，入國子監讀書，三五郎疊復與俱來，諸繼卒業，帝許之，仍賜布衣巾靴襪等物。三十年，中山王兩遣使貢馬及硫磺，山北王、山南王叔汪英紫氏亦入貢。次年，王遣亞蘭匏等貢馬及硫磺，世子武寧貢如之。女官生姑

魯妹偕入謝恩，以昔曾在京讀書。則知自太祖始，琉球國非但遣男子入監，亦送女官生入監讀書，其仰慕中國文化之殷可知。三日，帝命以冠帶賜王，並賜臣下冠服（註三）。

三、惠帝建文朝（一三九九至一四〇二）

惠帝建文元年，以登極詔諭其國，三王奉貢不絕。按惠帝在位凡四年，所謂「奉貢不絕」者，知終惠帝一朝，琉球三王入朝當不止一次耳（註四）。

四、成祖永樂朝（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

成祖永樂元年春，太宗遣使以即位詔諭其國，王遣從子三吾良璽奉表賀，且貢方物。帝遣行人邊信、劉亢齋絨錦，綺幣賜王；還奏稱旨，擢邊信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劉亢爲工科給事中。未幾王卒，世子武寧遣三吾良璽訃告朝。同年，山南王弟汪應祖遣長史土茂入貢。山北王攀安知遣使善住古耶貢方物，乞賜冠帶衣物，帝許之。二年正月，帝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以布帛；詔世子武寧襲爵，詔曰：「聖王之治，協和萬邦，繼承之道，率由常典。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東藩，克修臣節，暨朕即位，率先歸誠。今既歿，爾武寧乃其世子，特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以承厥世。惟儉以修身，敬以養德，忠以事上，仁以撫丁，克循效道，作鎮海邦，永延世祚。欽哉！」四月，山南王承察度無子，遣命王弟汪應祖攝國事；遣隗谷結致貢方物，且奏乞如山北王例賜冠服，帝謂吏部尚書蹇義曰：「國必有統，衆必有屬，既能事大，又能撫衆，且舊王屬意也，宜從所言，以安遠人」。遂遣使齎封之，賜如所請。已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其使擅詣處州市磁器，當逮問」。帝曰：「遠人知求而利已，朝廷於遠人當懷之，不足罪」。時暹羅船往琉球，遭風漂至福建，布政司籍紀所有請命，帝諭至剛曰：「暹羅與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豈可乘其危而利之！鄉有善人，猶能濟困，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所

註三：明史卷一太祖本紀，卷三二三琉球傳。明會典卷一百五琉球國。中山世鑑；中山傳信錄卷三中山世系條引之。

註四：明史卷四惠帝本紀，卷三二三琉球本傳，明實錄太祖實錄附建文事。

司，舟壞爲之修理，人乏食給之粟，或歸，或往琉球，俟風便導之去』。明廷對番邦可謂厚矣。三年，行人時中使琉球還，帝命復原職。先是時中爲四川布政司右參議，罪當戍；上書願改過，遂命使琉球。王遣三吾良璽奉表貢方物謝恩。旋又遣養埠結致等，賀萬聖壽節。山北、山南二王亦入貢。又遣寨官子李傑入國子監受學，帝賜衣加例。次年，琉球國三王皆表賀元旦。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入國子監受學。同時王又進闈者數人，帝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奏言：『恐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帝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爲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卒不受。五年，世子尙思紹遣三吾良璽貢馬及方物，別遣使以其父武寧訃告。帝命禮部賜祭賻，詔思紹嗣王爵，冊封如前例。考武寧在位年代，頗有說辭，徐葆光中山傳言錄卷一中山世系條云：「臣按前使汪楫「記」云；「中山世譜圖云：『洪武二十九年，王卽位，凡在位二十六年。其國繼世嗣位，類先自立而後請於朝』；故所紀嗣位之年，與中朝遣封之時多不合。然明初貢使時通，封、卒年歲，不應參差如是。卽云洪武二十九年嗣位，中更靖難，赴告踰期，願在位二十六年，卽永樂之末其尙宜無恙。向五年遂有祭賻之典？卽按「中山世鑑」云：「武寧在位二十六年，卒於永樂十九年，尙巴志於永樂二十年立，與「世譜圖」所記同，皆非是。遍問國中老成云：「武寧永樂四年受封，薨於永樂三年，在位十年。尙巴志既滅山南、山北，並滅中山，合三國爲一，而奉其父思紹爲主。明史與實錄云：「永樂五年，世子思紹其父武寧之喪，來請嗣爵」。若合符節不謬云。至於思紹是否爲武寧世子，及思紹並未受封爲王，是其子尙巴志爲王後追封者，周煌琉球志略卷一國統條云：「臣按洪武二十八年察度卒，武寧以二十九年立。明實錄云；永樂改元，武寧始訃告於朝，二年，遣行人時中往祭賻，並詔武寧襲爵，三年，時中使琉球還。當是時尙巴志既滅山南、山北，並滅中山。武寧遂以三年薨，巴志又奉其父思紹爲王，故思紹以父武寧之喪來告。若「世譜圖」，及「中山世鑑」俱云「武寧在位二十六年，以永樂十九年卒，巴志以二十年立」。則是誤謂巴志滅武寧而自世，追封其父思紹爲王，故紀年不合耳。至「明實錄」間有故王已薨，尙書王貢者，則以未及赴喪故也。徐錄云：「武寧四年受封，薨於三年」；亦非是」。作者咸認徐錄所云「四年受封，薨於三年」一句之解釋，當另有其說，徐氏原

文爲「武寧，永樂四年受封；薨於三年，在位十年」。若武寧在位十年可徵信，則薨於「三年」，當係「十三年」之漏刻，不然徐氏決不能有「在位十年」之語也。關於「五年，以父武寧之喪來告」，周煌記云：「思紹初爲山南王佐鋪按司，其子尙巴志嗣職。山南王無道，糾合義兵攻之，並攻山北王，中山王次第滅之，奉思紹爲王，永樂四年立，五年以父武寧之喪來告，實非父子也」。按思紹所以以父喪來告者，蓋因武寧之王統，明帝業經冊封承認矣。假若思紹統一琉球以另一國王來請封，明帝非但不冊封，反而要加以責問，甚至不予承認，思紹爲避免發生事端，故仍以父武寧之喪來告，且此種事端，安南、占城諸國皆有發生，明帝亦知而不問，繼遣使冊封之。至於尙巴志追封其父爲王事，周煌考云：「臣按中山世鑑謂：『宣德三年，封尙巴志爲王，乃追封其父思紹爲王』非也。追封之王，主不入廟，今先王廟中有思紹神主，況實錄又鑿然可據也」。則知尙思紹被明廷冊封爲王之事，當可徵信耳。

六年，王遣阿勃吾斯奉表貢方物，山南王汪應祖亦貢馬，帝各賜鈔幣有差。次年，王遣使賀萬壽節，山南王汪應祖亦貢焉。帝各賜衣幣。八年，王遣三吾良疊入貢，山南王亦遣使賀萬壽節；皇太子皆賜之鈔幣。王又遣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皇太子各賜衣巾、靴襪、衾褥帳具。通事本中國人，啓請賜冠帶，從之。是年冬，常賜琉球生季傑等多衣、靴襪。禮部尙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弟子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資予周備也』。帝曰：『遠方慕中國禮教，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於令典，所謂「典成萬物而不遺者」，安得違之』！九年，王遣三吾良疊，賀元旦，偕王相之子懷德，寨官之子祖魯古入國子監受學，又遣使坤宜堪彌貢馬及方物，使人有匿不盡貢者，監察御史廉得其實以聞，帝曰：『此非國王意也，宥之』。王遣使謝，貢方物，並疏言：『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長史程復（一作朱復）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勤誠不懈，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悉報可。次年，王遣使賀元旦，山南王汪應祖亦入貢。王旋又遣使賀萬壽聖節，帝賜鈔幣，又賜琉球生夏布欄衫及條靴等物。十一年，王兩遣使貢馬，偕寨官子鄔志久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旋又與山南王各貢馬，帝賜鈔及永樂錢。模都古等三人奏乞歸省，帝曰：『遠人來學，誠美事，思親而歸，亦人情